

唐集琐记

葛兆光

一、《孟浩然集》宋本篇目已有缺脱窜乱

《孟浩然集》乃唐王士源于天宝初年编定，后又经韦滔于天宝九载（750）重编，有诗二百一十八首，分为三卷。详见王士源《孟浩然集序》及韦滔《重序》。

今存《孟浩然集》主要有宋刻本（有一九三五年无锡杨氏秋草斋影印黄丕烈跋南宋刻本）、元初刻《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》、明活字本（有《湖北先正遗书》影印本）、明刻四卷本（有《四部丛刊》影印本、《四库全书》钞本、《四部备要》排印本）、汲古阁刻本等。而宋、元、明三代刻本，越后出篇目越多，宋本只二百一十二首（卷上八十五首、卷中六十四首、卷下六十三首；另附张子容二首、王维一首、王迥一首），元刻《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》已增至二百三十三首，而明代各本则更增至二百六十余首，显然，这里面已麇入不少伪作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所指出的《同张将军蓟门看灯》便是一例^①。

然而，宋本篇目虽少，却也并非没有窜乱与伪作。万曼《唐集叙录》认为“孟集在宋代大致保持原貌，还没有紊乱”，其实并不尽然。

首先是宋代刻本已有缺脱。杨氏秋草斋影印的黄丕烈跋宋本只有二百一十二首（见上），而《汲古阁书跋》著录的毛晋收藏

宋刻本只有二百一十首（瞿鏞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十九同；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二十四引明顾道洪本《凡例》云宋本上卷八十五首，中卷六十三首，下卷六十二首，即此本），均不足王序所云“二百一十八首”之数。而以唐、宋文献所载孟诗校之，唐芮挺章《国秀集》卷中所收之《长乐宫》（秦城归来称窈窕），《渡扬子江》（桂楫中流望），《又玄集》卷中所收之《送张舍人往江东》（张翰江东去）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一六五所收之《题荣二山池》（甲第开金穴）、卷三一二所收之《登万岁楼》（万岁楼头望故乡），《韵语阳秋》卷三所引之《骐驎长鸣》（仅首二句）、卷十五所引之《凉州词》（仅引末二句），宋本均失收，而王士源序中明曰：“或缺逸未成，……咸录次不弃”，而宋本并无残章断句，可见宋刻本缺脱已不少。

其次是宋刻本已有窜乱。《孟浩然集》窜入他人之诗，当在北宋已然。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均录孟诗，但均收入他人之作，如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一七便误收宋之问《经梧州》，题《题梧州陈司马山斋》，考孟浩然一生未至梧州，而宋之问则睿宗时贬至钦州（今广西），梧州乃其必经之路，此诗当属宋之问无疑；又如《唐文粹》卷十六收有《示孟郊》一诗，孟浩然与孟郊时代并不相及，不可能有交往，洪迈《容斋随笔》、陆游《渭南文集》卷三十一、严羽《沧浪诗话》均已辨孟集中此诗之伪，则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文粹》所据孟集已有窜乱。

今存宋刻本（黄丕烈跋本）中无此二首，当与上本别为一种版本。但即以此本考之，也有一些可疑之作，如：

卷上：《陪柏台友共访聪上人禅居》^②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一九作王昌龄诗，题《遇薛明府谒聪上人》；

《秦中感秋寄上人》，又见于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一九，但唐殷璠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中作崔国辅诗；

卷中：《夜渡湘水》，又见于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九一，但《河

《岳英灵集》卷中作崔国辅诗。

《济江问舟人》，又见于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九一，唐芮挺章《国秀集》卷中亦收之，作《渡浙江》，但《河岳英灵集》卷中作崔国辅诗。

《长安早春》，《文苑英华》卷一八一作张子容诗。

卷下：《过融上人兰若》，《河岳英灵集》收之作《过上人兰若》，而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三四作綦母潜诗^③。

〔附记〕

元、明诸刻本所补五十余首，虽伪作甚多，但也将宋本所缺之诗网罗殆尽，但各本均不注出处，故真伪一时难以辨清，故仅就唐、宋文献可考者考之，元、明各本所补则不敢尽信也。唯《又玄集》卷上所收之《送张舍人往江东》一诗，《韵语阳秋》卷三引《骐驎长鸣》二句，为各本所失收，今附录于下：

《送张舍人往江东》：“张翰江东去，正在秋风时。天晴一雁远，海阔孤帆迟。白日行欲暮，沧波杳难期。吴洲如见月，千里幸相思。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一七五误作李白诗）

《骐驎长鸣》：“逐逐怀良驭，萧萧顾乐鸣。”

二、《韦苏州集》拾遗

《韦苏州集》为宋王钦臣据旧本重新编定的。据王钦臣序，可知王钦臣所据本已“缀叙猥并，非旧次矣”，故所编定之新本亦未搜罗完备，仅得五百七十一首。^④

后世各种刻本陆续有所增补，如熙宁九年（1076）刻本补入《答畅参军》、《南池宴钱子辛赋得科斗》^⑤、《咏徐正字画青蝇》、《虞获子鹿》四首，绍兴二年（1132）刻本补入《陪王郎中寻孔徵君》、《送宫人入道》^⑥、《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》^⑦，乾道七年（1171）刻本又补入一首《九日》，清《全唐诗》本则又补入《送孙徵归云中》^⑧、《鹧鸪啼》^⑨、《鼇头山神女歌》、《寇季膺古刀歌》、《上皇三台》五首。但仍有未尽，仅《文苑英华》

便有三首：

《春雪》：“春雪满空来，触处是花开，不知园里树，若个是真梅。”（卷一五四）

《龙潭》：“激石悬流雪□湾，九龙潜处野云闲。欲行甘雨四天下，且隐澄潭一顷间。浪引浮槎依北岸，波分晚日见东山。垂髯恍遇穆王驾，阆苑周游应未还。”（卷一六三）

《超律禅师同居东斋院》：“释子喜相偶，幽林多避喧。安居同僧夏，清夜讽道言。对阁景恒晏，步庭阴始繁，逍遥无一事，松风入南轩。”（卷二二〇）^⑩

三、杜确所编岑参集原本当为十卷

岑参诗文集乃贞元十四年（798）由杜确据其子所藏遗文“区分类聚”，汇编而成。今存明、清各本卷首均载杜确序文，有“勒成八卷”字样，南宋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十九又著录一八卷本，而今存唯一宋版《岑嘉州诗》残本又恰为八卷，明抄刻本又颇多八卷本，所以人多相信八卷本即杜确所编岑集原本。

但细考历代著录及宋版岑集，可以肯定杜确原本非八卷乃十卷，杜确序文中“勒为八卷”的“八”字乃北宋之后岑集缺失，后人重编为八卷后以臆改窜的。

首先，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、《崇文总目》、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四上均著录岑集为十卷，而且《郡斋读书志》明言所著录十卷本有杜确序，显然这个十卷本即杜确本，而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虽然著录一个八卷本，但它是著录在“诗集”一类，按《书录解题》的体例，“诗集”类所收的，全是“凡无他文而独有诗，及虽有他文而诗集复独行者”，可见八卷本乃是一个有诗无文的本子。

其次，有两条材料可以作为八卷本乃残缺本的旁证。《文苑英华》收有岑参《感旧赋》、《招北客文》二文，敦煌唐写本残

卷中有《冀国夫人歌词》七首，今各本均缺。据考证，《招北客文》即杜确序中提到的《招蜀客归》，既然杜确序提到此篇，那么杜确所编本就一定会收录，可是据南宋叶茵《顺适堂吟稿》丙集《岑参醉落魄图》诗自注说：“岑著《招蜀客归》一篇，申明逆顺之理，抑佞邪之计，今集中无之”；今存宋本、明本亦无此篇，可见南宋八卷诗集本是有残缺的，不仅文缺，诗也有缺佚。

再次，以今存南宋本《岑嘉州诗》（存四卷）参证之，又可以得到两点证据，一是此本次第混乱，完全不是杜确本“区分类聚”的旧貌，二是卷首杜确序作“勒成□卷”，并无“八”字，显然是刻书者见书之卷帙与序文不合而有意剜去的，而明人则大胆臆补一“八”字以合实存卷数。

显然，杜确所编岑集原本当为十卷。明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、钱谦益《绛云楼书目》都曾著录过一个十卷本岑集，如果他们并非沿袭旧目或误记卷数的话，那么，很可能杜确所编十卷原本在清初尚存于世间。

四、杜牧樊川续别集探测

杜牧《樊川文集》为其甥裴延龄所编，但所遗甚多，故北宋人续编《外集》、《别集》，搜剔遗佚，共得诗一百八十七首。今存诸刻、抄本，大抵均有正、外、别三集。

但大多数研究者均未注意到南宋人尚编有《樊川续别集》一种，而这一《续别集》恰恰给后人研究杜牧诗歌造成了种种麻烦。

按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·序》曰：“金华所刊杜牧之《续别集》，皆许浑诗也。”刘克庄《后村大全集》卷一七三《诗话》云：“樊川有《续别集》三卷，十八九是许浑诗，牧之仕宦不至南海，而集乃有《南海府罢》之作。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以为《樊川别集》乃田槩删《续别集》三卷而成，故卷数少于《续别

集》，也没有《南海府罢》之作。这是不对的。因为今本外、别集乃北宋人所编，日本藏北宋本已有外、别集，而且《别集》的田槩序后也明署“熙宁六年”字样，远在金华刊续别集之前^①。可见，续别集当是南宋人续《外集》、《别集》而编的一个本子。

《续别集》与正、外、别集一道刻印过，王士禛《居易录》说他曾见徐健庵所藏宋版《樊川集》“雕刻最精而多数卷”。影宋本《文苑英华》卷二九八杜牧《冬日五湖馆水亭怀别》一诗，今正、外、别三集均不载，而彭叔夏、周必大等校勘文字中却有“集一作某”字样多处，显然彭、周校勘所据杜牧集较今正、外、别三集要多，我们想所多的恐怕正是《续别集》^②。

不料，这个《续别集》虽在元明两代不见任何著录和记载，到了清代却又出现在《全唐诗》中。我们知道，清御定《全唐诗》编撰的主要依据是季振宜《全唐诗》稿本和胡震亨《唐音统鉴》。清初季振宜继钱谦益编《全唐诗》时，杜牧诗除《樊川文集》、《外集》、《别集》所载之外，又另抄入了六十二首，据见到季振宜《全唐诗》稿本的人说，这些多出的诗字迹较小，十一行十八字，与杜牧其他诗字迹不同，显然是从一个其他的本子中抄来的。御定《全唐诗》卷五二〇至五二七编杜牧诗八卷，前六卷是正、外、别三集全部诗歌，卷五二六即季氏多钞的这六十二首。而卷五二七则题“补遗”二字，可见前七卷用的就是季振宜旧本，后一卷则是四库馆臣从《文苑英华》、《景定建康志》、《艺文类聚》等书中新辑的。这个第七卷六十二首诗中值得注意的是：（一）前面我们提到（正、外、别集不载）的《冬日五湖馆水亭怀别》一诗正在此卷，《文苑英华》所载第二句“游登虚槛雨微微”的“游登”二字下彭叔夏等校曰“集作独凭”，此卷所载正作“独凭虚槛雨微微”。（二）这六十二首诗中有五十首与许浑《丁卯集》重出，占杜牧与许浑全部重出诗百分之九十，而其中

虽不见于《丁卯集》的《川守大夫刘公早岁寓居敦行里肆，有题壁十咏……》、《梁秀才以早次大梁……》二诗，据岑仲勉《读全唐诗札记》的考证，也是许浑所作。从这些特征来看，这一卷显然抄自洪迈、刘克庄所说的“十八九是许浑诗”的《续别集》。

五、阮元手批本协律钩玄跋

陈本礼《协律钩玄》四卷外集一卷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襄露轩刻本四册一函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。全书无一藏书印记，不知原藏于谁氏。中有清阮元以红蓝二色手批圈点，不下数百处，细笔行书，字迹清晰秀丽，洵可贵也。卷首“诸家评论”后，卷二之末各有阮氏朱笔题记一则，外集卷末又有蓝笔手书“嘉庆甲戌四月初七日仪徵阮元批读一过”及朱笔手书“道光甲申七月廿三日仪徵阮元再批一过”各一行。

阮元（1764—1849）字伯元号芸台，江苏仪徵人，乾隆进士。历官湖广、两广、云贵总督，体仁阁大学士。曾校刻《十三经注疏》、主编《经籍纂诂》、汇刻《皇清经解》，所著有《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》、《畴人传》、《研经室集》等，为乾、嘉后期之著名学者。然其于诗则不甚了了，观其批点长吉之诗，亦多平平之论，又颇近村塾夫子以八股析诗之陋习，如卷二《罗浮山人与葛篇》首二句“依依官织江雨空，雨中六月兰台风”，批语云：“首句形容葛之轻且薄也，次句‘雨中’二字蒙上文来，文法最奇。”此为赞所不当赞。又同卷《恼公》一诗，王琦云“当是取一时谑浪笑傲之词，欢娱游戏之事，相杂而言”，陈本礼云“此无中生有文字，莫认实有其事”，又云“香奁中第一首杰作”，吴炎牧云乃纪男女欢悦，遂致媒约会之诗，故“惊喜悲恐，曲尽绸缪”，虽不必皆是，然终不失大格；而阮氏批语云“通首借美人以喻君子，以抒其不得志于君臣朋友之际”，此又为陋儒说诗穿凿附会之迂见。然其批语亦有可取处。如卷一《送沈亚之歌》

之眉批、卷二《老夫采玉歌》之眉批、卷三《难忘曲》之眉批、《崇义里滞雨》之眉批、《昌谷诗》之眉批、卷四《送韦仁实兄弟入关》之眉批，或言诗之大意，或析诗之特征，或论诗之情景，或解诗之意境，推敲求索，徵古论今，剖析入微，则于读李贺诗者大有裨益也。即以卷一《李凭箜篌引》“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”二句为例，王琦以为“玉碎，状其声之清脆，凤叫，状其声之和缓，蓉泣，状其声之惨澹，兰笑，状其声之冶丽”，陈本礼仍之，则二句乃形容箜篌四种不同感情之声调而已。阮氏批语则云：

玉碎，状其声之激楚也，凤叫，状其声之和平也，唯激楚，故能使芙蓉泣，唯和平，故能使香兰笑，一曲写其音节之美，一极形其动物之神。

此则以二句分解，既写其声之动人，又写物之为音所动，以拟人手法迂回写音乐之美。此说较王琦之说又较胜一筹，尤得长吉艺术构思之妙谛。

〔附录〕手批圈点本《协律钩玄》阮元题记二则

(一)

昔人论诗，谓至晋始有警句。非晋以前不屑为警句也，风气未开，句无所谓警也，非晋以后必求为警句也，风气已开，句不得不警也。六律所调岂得声稀，八珍所到岂得味淡，唐诗风气开于工部，遂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句，非力求警句安有是语耶？长吉之诗，苦心孤诣，惨淡经营，取法鲍庾，探源屈宋，古香古艳，有色有声，始无一字不警，较太白诗，只巧得些子，设杜陵复生，亦必许其人入室，则亦可谓杰特者矣。顾人多以镂刻少之，其于古诗之源流，几曾梦见？特为书之以□后昆。 颐性老人。

须知警在句，却不尽在句，意惊则句无不惊，人云亦云句，安得警？昌谷诗不迴不犹人。

诗无好歹，昌谷可废，诗有好歹，昌谷固甚佳也。又记。

(此跋在卷首目录前、诸家评论后)

(二)

昌谷以屈宋杨马之才，处元和靡茶之际，诗欲古辟，与造化争奇。而文笔靡茶之辈当铸金呼佛状也。乃阻其进，投诸溷，排挤之曾不遗余力。夫天所靳乎，其遇如此而畀以才，何为也哉？所幸英灵难泯，二百许诗复见于后世，而营营苍蝇下士口，生命逢辰死犹厄，而哲人速谤，岂不信欤？史称长吉细瘦，通眉长指爪，能苦吟疾书，暇时从小奚奴骑驴，背携古锦囊，蹀躞荒野间，此其人胸怀静默，动作古隽，何减汉魏清流哉？呜呼，知其诗者或宜矣，岂独人也哉？阮元记。

(此跋在卷二之末)

六、今本《河岳英灵集》为殷璠二次重编本考

今本《河岳英灵集》，唐殷璠集。历来学者都极重视，认为它是唐人选唐诗之精者。所以，学者或以此集考论当时的诗歌选评标准，或以此集所收考证诗歌的作者，或以此集殷璠叙中“起甲寅，终癸巳”一语推断诗歌创作之年代。但很少有人注意到《河岳英灵集》曾有过两种不同的本子，一本乃已亡佚的殷璠初编本，一本即今本，乃殷璠重加增补删改过的二次重编本。

关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提出两方面的证据：

其一，以宋人所编《文苑英华》、《唐诗纪事》所引《河岳英灵集》文字与今本对校，可以看出今本已经与旧本大不相同。如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綦母潜条下引商璠（即殷璠）云：

拾遗诗举体清秀，萧萧跨俗，桑门之说，于已独能，至如‘松复山殿冷’，不可多得。又‘钟声和白云’，历代少有，借使若人加气质，减雕饰，则高视三百年。

而今本卷中则作：

潜诗屹翠峭霭足佳句，善写方外之情。至如‘松复山殿冷’，不可多得。又‘塔影挂清汉，钟声和白云’，历代未有。荆南分野，数百年来，独秀此人。

除引诗外，几乎全异，评论高下也迥然不同。又如《唐诗纪事》卷

二十一崔颢条中引商璠云：

颢少年为诗，属意浮艳，多陷轻薄，晚岁忽变常体，风骨凛然，如……鲍昭江淹须有惭色。

而今本则作：

颢年少为诗，名陷轻薄。晚节忽变常体，风骨凛然，一窥塞垣，说尽戎旅，至如……可与鲍昭并驱也。

这里，今本多出了“一窥塞垣，说尽戎旅”等字，但又少了“属意浮艳”四字。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数十处，象《唐诗纪事》卷十六王维条引《河岳英灵集》较今本多引一联“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稀”，又末句多“讵肯惭于古人也”七字；卷二十三孟浩然条引《河岳英灵集》较今本多“予方知命矣”五字；卷二十崔署条引《河岳英灵集》也与今本“多叹词要妙，清意悲凉”不同，作“言辞欵要，情兴悲凉”。可见，至少在宋代前期，是有两个文字不同的《河岳英灵集》流行的，否则便无法解释这么多文字歧异的原因。

其二，那么，为什么可以肯定今本是殷璠的二次重编本而《唐诗纪事》所引为殷璠初编本呢？

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一二引了殷璠《河岳英灵集叙》，其中除了一开头“叙曰：梁昭明太子撰《文选》”以下至“致令众口销铄，为知音所痛”，共一百余字为今本所缺之外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一段文字与今本殷叙的歧异：

粤若王维，王昌龄，储光羲等三十五人，皆河岳英灵也，此集即以河岳英灵为称，诗一百七十首，分为上下卷，起甲寅，终乙酉而今本《河岳英灵集》卷首作：

粤若王维、昌龄、储光羲等二十四人，皆河岳英灵也。此集便以河岳英灵为号。诗二百三十四首，分为上、下卷。起甲寅，终癸巳。这里的三处歧异绝非抄刻之误，因为它们恰恰是收入诗人数、诗数和收录下限三个最重要的地方。乙酉是天宝四年（745），癸巳是天宝十二载（753），显然初编本殷璠只选到天宝四年为止，收

了三十五人一百七十首诗，重编时则增收了天宝四年之后到天宝十二载的诗歌，并删掉了部分诗人，增添了部分诗歌。

我们在集中还可以找到一些佐证，如前面提到的綦母潜评语的前后不一，便可以说明初编与重编时确实经过修改。而尤其能说明问题的，是王昌龄的评语。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十四引《河岳英灵集》作：

元嘉已还，四百年内，曹、刘、陆、谢，风骨顿尽，今昌龄克嗣厥迹……

这一“今”字可以说明这是写在王昌龄生前的文字。而今本则作“顷有太原王昌龄……”，显然是过了若干年，王昌龄去世后所重写。又评语末原有一段：

予常覩昌龄《斋心诗》、《吊轺道赋》，谓其人孤浩恬澹，与物无伤。晚节谤议沸腾，言行相背，及沦落窜谪，竟未减才名，因知善毁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。

这里褒扬之意是很明显的，可是今本《河岳英灵集》则已改为“余常覩王公长平伏冤。又《吊轺道赋》，仁有余也。奈何晚节不矜细行，谤议沸腾，垂历遐荒，使知音者叹惜。”与上面所引旧编本态度显然不一样。值得考证的是“长平伏冤”四字，是否由于王昌龄遭到闾丘晓杀戮的不幸结局，所以殷璠才改变了评语的态度呢？这尚有待进一步探索，但上述异同，却已足以说明初编本《河岳英灵集》的存在了。

此外，我们还可以找到另一条佐证。宋人曾旼（字彦和）在《国秀集跋》中说：“殷璠所撰《河岳英灵集》作于天宝十一载”。这是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，今本殷璠自序中说：“起甲寅，终癸巳”，而癸巳是天宝十二载（753），可见今本成书应在天宝十二载之后，而曾旼所说“作于天宝十一载”的只能是“终乙酉”的初编本《河岳英灵集》了。《墨庄漫录》卷五曾云：“吴中曾旼彦和、贺铸方回二家书，其子献之朝廷，各命以官。皆经

彦和、方回手自仇校，非如田、沈家贪多务得舛谬讹错也。”卷六又云：“曾旼彦和，博学之士也。……彦和用事，必有所据。”可见作为大藏书家、校仇家的曾旼，其说法必然有一定依据。

《河岳英灵集》是唐诗研究中一部重要的参考书，用途十分广泛，进一步探索其初编本及重编本的歧异，我想，必然能有助于我们对唐代诗人的考证、作品的断代和对天宝时期诗歌风尚的深入研究。

一九八三、三写于北大

注：

①这一首见于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五言部分卷四，作《蓟门看灯》。

②明刻本作《陪李侍御谒聪禅上人》

③《文苑英华》引此诗中有“集作某”字样。按《英华》校记乃南宋周必大，彭叔夏所为，则南宋本《綦母潜集》中已有此诗。南宋初洪迈《万首唐人绝句》卷七及卷二十六于孟浩然，綦母潜名下均收之。

④王序云新编定本为十五类、五百七十一篇，但据项氏影印北宋本仅有十四类。而以各卷前目录所载多卷诗数计，篇数要加上所附他人的赠酬唱和诗才刚够五百七十一首。而实际上各卷目录与卷内诗数不相符。如卷八杂兴类目录云八十九首、实际只有七十五首，卷三目录云六十三首、实际有六十四首，总计实有诗数仅五百五十三首。

⑤《全唐诗》卷二〇一又作岑参诗，题《南池饯辛子赋得科斗子》。按李嘉言《岑参系年》云：“案公（岑参）虢州诗多有‘南池’字，此南池盖亦谓虢州南池，作韦应物者疑误。”

⑥《全唐诗》卷四九一又作张萧远诗，恐不可信，五代韦庄《又玄集》卷中已收此诗于韦应物名下，当是。

⑦《全唐诗》卷六十二又作杜审言诗。按宋吴曾《能改斋漫录》卷十一已云此诗为韦应物逸诗。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九引《复斋漫录》同）

⑧《全唐诗》卷二四三又作韩翃诗。按《文苑英华》卷三四一已作韦应物诗。

⑨《全唐诗》卷五十七又作李峤诗。按《文苑英华》卷三二九已作韦应物诗。

⑩中华书局新出版之《全唐诗外编》亦未收。

⑪郑樵《通志·艺文略》作于绍兴末，亦只著录有外、别二集。可见《续别集》当刊于南宋前期。

⑫又，刘克庄曾见《续别集》，其《后村千家诗》有诸本均不载之杜牧《清明》（清明时节雨纷纷）一诗。疑亦出自《续别集》。

台湾出版《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》

由王秋桂、王国良合编的《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》已于一九八四年由台湾明文书局出版。

全书分五辑，共精选图书学及文献学论著卅二篇。首辑——图书之形制与典藏，收：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（马衡）、书册制度考（余嘉锡）、中国图书馆简史（周骏富）等。第二辑——目录版本学，收：古籍目录及其功用（高路明）、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考（郭伯恭）、读古书为什么要讲究板本（屈万里）等。第三辑——校勘考订，收：校勘学方法论（胡适）、校勘法四则（陈垣）、关于辨识伪书的问题（张舜徽）、关于搜辑佚书的问题（张舜徽）等。第四辑——类书与丛书，收：类书简说（刘叶秋）、丛书刊刻源流考（谢国祯）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情况、特点及其作用（胡道静）等。第五辑——文献学，收：谈阅读古籍与实物、习俗的关系（刘兆祐）、地下资料与书本资料的参互研究（周法高）、甲骨文的发现传播及其对学术的贡献（屈万里）、中国金石学绪言（刘节）、竹简和木牍（钱存训）、谈敦煌学（苏碧辉）、略论历代会要（吴缉华）、中国方志史初探（刘纬毅）、中国谱籍之留传与保存（罗香林）、中国年谱概况（杨殿珣）、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之历史及其整理（罗福颐）等。各辑末还有相关论著举要，以供参考。

· 鸿 雁 ·